

诗歌路上相扶持

——从《双星集》谈起（中）



1982年1月，印尼廖岛诗人北雁（右）和叶竹旅游星洲



2005年，寒川（前排左三）访问泗水，与当地文友合影。后排左四为叶竹



旅居加拿大的邓超文（左二）在新加坡留影。右起：叶竹（印尼泗水）、寒川、旭阳。左一为林友赏

和叶竹感到十分愧疚；而莫名其妙知道我未能前往泗水，隔天即飞来雅加达与我见面，令我对他的盛情感激不已！

2001年九月中旬，叶竹与几位泗水书法界耆宿，趁出席北京“第十一届国际潮团联谊会”之便，路过新加坡，和我见了面。我们参观了新加坡书法中心，稍后送他们一行人往机场。

2005年，我为了吕氏公会筹办世界吕氏族亲大会（2006年），与另一宗亲飞往泗水进行亲善之旅，邀请该地族人来星参加；不仅见到了叶竹，他还带我去拜

访黄东平。

2014年4月，我随同袁霓总会长为首的印华作协访问“峇淡、吉里汶、民丹岛”三岛，再次来到民风淳朴的峇莱，却缘悭一面，没能见到北雁。2018年1月底，我与旭阳、林友赏、吴毅四人访问了峇莱，北雁陪我们畅游了海岛，共话家常。

（三）

2017年10月，旅居加拿大的邓超文来星，叶竹特地来星与他碰头，过后陪同他一道去峇莱会见北雁。邓超文是70年代末投奔怒海的越南难民，在廖内群岛时认识了北雁，

并与柔密欧·郑及叶竹论交。邓超文曾把这段回忆为文寄给我在《东盟园地》发表。在《喜接佳音北雁归》（第39期）一文里，他就写下了结识北雁的经过。后因故中断音讯20多年，幸在一群文友的协助下，重获故友讯息。他在《春日重获故友音讯喜赋》有一诗写道：十年讯断久睽违，喜接佳音北雁归。

叶竹嬉春冰解冻，寒川水暖鸭先肥。

那是2014年3月。3年后，邓超文千里迢迢，途经狮城，在叶竹陪同下前去峇莱会见北雁。

叶竹在写诗之

余，也执行编辑《印华诗刊》，邀北雁和雨村等诗友一起参与，旨在介绍国外著名诗人及其作品，以提高印华诗友的创作水平。叶竹几乎每期都寄来该刊让我先睹为快。在新加坡，出版华文书刊难免会令人嗤之为傻子，在印尼何尝不也是如此？虽然华文禁令已解除，但华文书刊又能有什么销售市场？叶竹、北雁和雨村正在走着当年走过的道路，我因而感慨万分；但也因此更敬重他们对文艺、对诗歌的那一份热爱与执着。

这些年来，叶竹则在泗水《千岛日报》主编《千岛

诗页》，忙碌自不在话下，但广结诗友，为促进文艺交流而努力！

（四）

北雁和叶竹的作品，在印尼都被冠之以现代诗，说是自柔密欧·郑去世之后，印华寂寥的现代诗坛，便由北雁、叶竹、谢梦涵等几位年轻现代派诗人支撑大局。其实，诗人若自诩自己为何派，那是最愚蠢不过的了。叶竹曾说，“不管新诗旧诗未来诗，能够打动人心的，就是一首好诗。”我想，这是最重要的了。明乎此，外人眼中的流派差异，根本就不是争论的焦点。